

走过 19 个省市，踏访 180 多所烈士陵园，拍摄 2 万多张烈士墓照片——

唐山照相馆老板点亮 800 忠魂回家路

文 / 张应松 图 / 受访者提供

吉林省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里，68 岁的陕西省西安市老人周汉文颤巍巍拿出家乡特产白柿饼，奉上故乡一掬黄土，洒下一杯烈酒，再用录音机播放起家乡声震长空的秦腔，老人和儿子尹青江长跪不起，放声恸哭。而眼前烈士墓里安葬的，正是他从未谋面的烈士父亲周德友。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许多英烈和周德友一样永远长眠在了异乡土地上。受当时种种条件限制，他们的后代亲朋，在几十年后还不知道该去哪里祭拜先烈。

这时，一名照相馆主挺身而出。他 10 年如一日，义务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剿匪战争和抗美援朝中牺牲的烈士寻找家属，耗资数十万，行程 13 万多公里，足迹遍布 19 个省市，踏访 180 多所烈士陵园，拍摄 2 万多张烈士墓照片，为包括周德友在内的 800 多名忠烈找到了回家的路。

崇拜英雄加盟寻亲

今年 56 岁的张红琢从小就爱看战争题材连环画，崇拜军人，是唐山大地震的一名幸存者。地震发生的那一年，张红琢 15 岁。当时，大批解放军战士前赴后继、舍生忘死救助遇难伤亡群众的画面深深地铭刻在少年心灵里，那抹橄榄绿从此成了少年最感恩最敬畏的生命色彩。

18 岁那年，张红琢报名参军没能如愿，但他对军人的仰慕与日俱增。23 岁那年，爱好摄影的张红琢和朋友在唐山开了家照相馆，渐渐有了点积蓄。

2007 年的一天，张红琢偶然发现一个名为“中国寻亲网”的网页，当他浏览到《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登记册》中记载的 866 名解放军阵亡将士中，竟有 28 名唐山籍烈士至今无亲属认领墓地，他的心一下子被刺痛揪紧了。丰润、乐亭、迁西……烈士籍贯一栏中那些耳熟能详的家乡地名，狠狠地撞击着张红琢的心。

他萌生了为烈士寻找亲人的念头，并联系上了“英烈寻亲发起人”山西老人王艾甫，从此义

无反顾地踏上了为烈士找家的漫漫“寻亲路”。

张红琢把从网上下载的所有烈士资料按县区打印成册，自己开车到唐山市路北区民政局开了张大红介绍信。

张红琢确定的第一位寻亲对象，是籍贯一栏记有“河北丰润县西关”、名叫周有富的烈士。2007 年 9 月的一天，张红琢赶到丰润区（2002 年原丰润县撤县并区），在区民政局协助下查阅存档烈士资料，顺利查到了周有富烈士的基本信息：周有富的籍贯是城关公社王庄子大队，安葬地为石家庄。

张红琢立马赶去烈士出生地，意外寻到了烈士的亲弟弟周义。得知哥哥如今安葬在太原郑村烈士陵园，周义握紧张红琢的手“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嚎啕大哭。原来，周义一家已经找了 60 余年，一直以为周有富牺牲在石家庄，十多次去当地烈士陵园寻找无果。“老张，我们全家感谢你啊，大恩人！”周义老人发自肺腑的感慨，给了张红琢极大的信心与鼓励。

斗智斗勇获取第一手信息

在张红琢最初的设想里，既然名册上有名字、有籍贯，只要顺藤摸瓜就可搞定，而且，自己经营一家照相馆，每年有七八万元收入，有车有闲，唐山就这么大点地方，找几个人应该很轻松，可实际运作起来绝非易事。

由于烈士籍贯分布在 7 个县区，大多无详细地址，加上时过境迁，区划和地名频繁变更，张红琢只能开着车在各县区之间来回奔波，到民政局、街道办事处反复核实烈士名录和籍贯，寻访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健在老战士挖掘信息佐证。

有时为了找到一位烈士的亲属，他要往一个地方跑十多趟。实在没辙，就在烈士出生地各大论坛上发出寻亲帖子，打报纸、电视台报料热线，借助媒体力量发布寻亲信息，如大海捞针般寻找一切可以利用的线索。

比起查访的艰辛，更让张红

琢委屈尴尬的是一些人的冷漠无视。有一次，他刚刚找到一位烈士亲属，高兴之余顺路去另一个县查找烈士资料，谁知当地民政局的负责人一口回绝，并说“志愿寻亲无利可图，天下竟有这样的好人”？！接着，他被轰了出去。张红琢憋屈极了，泪水在眼眶里直打转，可一转眼，这小小挫折比起烈士们的生命与迟到的团圆简直不值一提！

有时为获取第一手信息还要斗智斗勇。有一次，张红琢只身来到一个烈士陵园，任凭他磨破嘴皮，陵园管理员都以“领导不让进”为由拒绝他入园拍照。返回到旅馆后，张红琢决定采用偷袭战术。第二天，他凌晨 3 时出发，4 时抵达陵园，然后翻越陵园 3 米高的外墙。虽然蹭破了手腕，鲜血直流，但他顾不上包扎，借着闪光灯一口气拍完 100 多位烈士墓碑文，如获至宝般凯旋。

熏陶亲朋风雨同舟

寻亲需要大量的信息验证，涉及历史、军事、地理等行业专业知识，只有小学文化的张红琢只得从书店、网上搜罗恶补。他从当地新华书店买来《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河北革命风云录》等军事题材大部头研读，还花高价从书市网罗到唐山乃至外省二十多个地区的史志、县志、地名志攻读。他还请在乡政府当公务员的女儿教他完善电脑操作技术。

现在，张红琢的电脑里收集了很多和寻亲有关的网页链接，而且，每走访过一个烈士陵园，他都要先拍摄下所有墓碑照片，回到家就建一个文件夹。然后，他再根据烈士墓上的碑文所记载的部队番号或籍贯，到籍贯地寻找烈士英名录后进行核对。而对于没有具体部队番号，或没有登记详细籍贯，或因笔误登记与现今不符，或姓名和地名音同字异的，张红琢还要反复地对比研判，才能确定烈士家乡。等一切都校对正确后，张红琢才在烈士籍贯地各大论坛发布信息。

无数个深夜，张红琢都在电脑前进行碑文资料与烈士英名录校对，这个枯燥繁杂的苦活容不得半点误差，张红琢因此用眼过度，落下了遇风流泪的眼疾和严重的颈椎病。

苦心人天不负，在两年多时间里，张红琢寻找到 28 位牺牲在太原的唐山籍烈士所有亲人。

小胜不收兵。张红琢开始把为烈士寻亲的视野扩大到全国范围，好几次驱车几千公里前往太原、兰州等地寻找唐山籍烈士墓地。

看着丈夫一天到晚为了别人的事忙得不亦乐乎，妻子索性向他摊牌：“家里忙得团团转，你还要这个家，就该给我和女儿点温暖。”

55 岁的许国泰是张红琢的好朋友，此时也疑惑：张



张红琢奔走在各地烈士陵园拍照找线索。

红琢每年有 3 个月时间在外奔波，而他只是路北区钓鱼台办事处张各庄社区一名再普通不过的物业管理员，每月工资只有区区 2000 多块钱。为了贴补寻亲事业，张红琢利用和朋友早年合伙开的一家照相馆，没日没夜拼命挣钱，却悉数撒在与自己没一毛钱关系的烈士寻亲路上，他图啥？

2013 年清明节，张红琢妻子李令军和许国泰好奇地跟张红琢一起去“寻亲”，看他到底为什么。雪花飞舞中，他们驱车来到长春市革命烈士陵园里。68 岁的西安老人周汉文颤巍巍拿出家乡特产白柿饼，奉上故乡一掬黄土，洒下一杯烈酒，再用录音机播放起家乡声震长空的秦腔，老人和儿子尹青江长跪不起放声恸哭。而眼前烈士墓里安葬的，正是他从未谋面的烈士父亲周德友。

和亲生父亲的相会，战争的残酷让老人等了 68 年。“虽然父亲从没见过爷爷长啥样，但万分庆幸的是，他还能在有生之年实现夙愿亲自祭拜爷爷。这么多年我们付出太大了，为了寻找爷爷安葬地，父亲执拗地将我们兄妹四人全送往爷爷昔日服役的部队所在地吉林长春市读大学，希望能寻找到爷爷的蛛丝马迹。正是张红琢叔叔发布在网上关于爷爷的信息，

让我们三代人实现了墓碑前的相聚。所以张老师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人，我们家代代都会铭记恩人的大名！”尹青江哽咽着说。

李令军和许国泰在这一刻，终于明白了。

从此，许国泰毅然加入了张红琢的寻亲阵营，李令军也不再反对，还成了贤内助。他们两人现在每年都要陪张红琢出去几次，每次历时两周左右。路上两个中年汉子轮流开车，每次最少跑 3000 公里。

每次走访烈士陵园，张红琢谢绝各方招待，连一口热水都是自备的。这一点，让丹东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副所长孙虹非常感慨。有一次，河北的一个家属拿来一万元感谢费，跪在老张办公室坚持让他收下，却被婉拒了：“我要收了，哪对得起烈士啊！”

10 年来，经张红琢校正后的 1200 多名烈士安葬地的信息被发往全国 23 个省市，让 800 多位烈士寻到亲人找到了家。现在，56 岁的张红琢整理校对的烈士名录里，仍有 400 多位烈士等待回家。

今年 9 月 1 日，他启程去云南昆明等地踏访几座烈士陵园，“只要身体允许，我会一直为烈士们找下去”。

（本文谢绝以任何形式摘编、上网、转载）